飯後行百步

每天晚飯時，對門的羅君雄就出門去，有例隔門楣跟我招呼一聲：喂，行百步去。

「飯後行百步」，據說有促進血液，帮助消化之功，他樂此不疲。近幾年來，除了外出擔戲的日子，除了颱風下大雨，他堅持兩件事，晨做氣功，晚行百步，那是他的健身之道。有效麼？他常指着大鼻子自嘲：你看我的鼻子，那就是明証！確然，他失了，那就是明証！確然，他的鼻子，已有數十年的歷史，而消失于不知不覺中，起碼是行血氣的微衆吧。

「三十以前人欺病，三十以後病欺人，我是四十過外的人了，傷風咳嗽之類的小事，從來不當作病，也從來「諱疾忌醫」。只有一次例外，因爲退休不久，很想運動，但已經事步爲騎了！

「功自幼練起」，持之以恒，體魄會好些，這是一般的見識。但每當羅君雄行百步的時候，我想的是怎樣把格子塡滿，因起感慨：搞文化、藝術的人，總是卜書卜夜，難得優悠！

美事海辛兄，做事從來從容不迫，晚飯後例必偕嫂夫人拖着手仔行百步，數十年如一日。

已經五十多了，還是烏眉黑髮，精力旺盛。我曾試圖向他看齊，向太太提議時，她說：邊有你咁得閒！

時間就是金錢

「人民日報」海外版，以繁體字排印，是一件大事，也是一件喜事。茗翁早已在本欄寶了，香港地，是「繁體字的世界」，該報能以繁體字印刷，就算內容不合港人胃口，港人也要擁護的。

這家報紙的海外版，是在前天同讀者見面的。茗翁也是想先覩爲快，可惜當天上午，走遍港九，都買不到；到書店問，却說「下午才到」，茗翁任自，當店問，却說「未到」，也說「未到」，於是非常失望。只有拜讀當天其他報紙所轉載的內容了。

因而想到以前在內地賀報紙的事，也是到了下午才買到，甚至晚上未必買到當天報紙。於是，蛇口的口號就湧上心頭了。那是：「時間就是金錢，效率就是生命！」

其中前一句，香港早已流行，因此建議「人民日報」海外版負責人：在香港出報紙，也該學香港報紙那樣，奉行「早紙主義」。你不能天未亮發行，也該發動「拂曉攻擊」。下午也「未來」，就要檢查原因了。

「康黨」成爲流行帽子

鴻章在海輪上笑問隨員孫仲、繼楊度之妹楊莊——日記稱「儒」：「你是不是康黨？」孫答曰：「是！」鴻章笑曰：「不怕捉嗎？」孫答曰：「不怕！」鴻章笑說：「我不能捉你，因爲我是康黨！告訴你，日前陸薛時，有人勸我爲康黨！」即昨所記鴻章答西太后之言也。此事極爲幽默也極重要，可証在康梁逃走後，北京有不少的無恥之大員，爲傾覆攻擊敵人，不惜向太后進言，某也康黨，某某也康黨。余初讀「湘綺樓日記」，不明老人在日記中，何以對親友弟子，動輒稱「康黨」，如去留東（日本）之福度，及老人之第四子代鎔及其弟子汝個好好吃，因爲食

非真不语

陸天台

書至此，想起十年浩劫鬥劉少奇主席時，行刦運之小紅鬼給到加上一頂帽子，稱爲「走資派」，另加「國特」二字，其無恥無知、下流加三級，與初不料義和拳釀成「與全世界開戰」也。

乃早已過時的數學公式，僅足以表示其愚而愚也。俗語罵人，有「老虎與猪幹出來的」，蓋指老虎代表惡而猪羅代表愚也。時代新到「紅衛兵」，猶不能擺脫「中國鬼體身」之民族特性，然則「中國鬼」之把持封建、山頭主義、含血噴人、與下流污濁，是又何其大且深也。

一九〇〇年陽曆一月十八日，鴻章抵廣州接兩廣總督任，甚多病，行動須二人左右扶持，然批公事居廣州，大力「治粵」，對粵省盜風甚熾，鴻章用課重賭稅以治盜。

他等候半年後的大風暴到來，初不料義和拳釀成「與全世界開戰」也。

港式人腦

一家提供廣將粵樂的「粵館會」，因加設多項免費服務，果然客似雲來。難怪在香港粵館食，事事請求鉢頭，而香港鉢頭，年來也從各地，其中更以內地爲主要對象，內地各行各業人員，除對本業的現代化技術、知識深入研究了解外，有沒有把此間的鉢頭也帶回去？

這家「粵館會」看樣子開張不久，從室內裝修以至要樂「道具」，樣樣清潔光鮮。最引起我注意的有二點，其一，服務員穿梭不停，一會兒替客人換茶，一會兒送熱毛巾抹手，週到得令我們產生「騷擾」感覺，特別的是她們不以我們婉謝改變態度，反而客氣的指導我們用「請勿騷擾」的牌子掛在門上，讓其他服務員知所顧忌。如此「無微不至」還是頭一次碰到，眞夠新鮮。

另外，室內掛着的牌子，內容所寫服務範圍更令人服了他們的做生意手腕：

代客入停車錢（罰老虎）不稀奇，好些相熟酒樓茶座，大多願意爲顧客代勞。

代客投注買馬、買六合彩的服務，相信其他會所未必會想到，做到。

這點心理捉得到對路。

但凡「賭徒」很少「獨沽一味」，或者喜歡打牌的人不一定也是馬迷，但，賭馬，買六合彩的人便難保不同時沉迷會局。這家「粵館會」能予此點方便，到來要樂的人那有不樂於「磨穿席」，到來要樂邊一「磨」，他那邊自然多了進賬，絕對符合經營方針。不談原則問題，這鉢頭動得經濟又實際。

床位

馬尼拉著市那一邊，有一區在街頭燈柱上，依然常常掛着各式各樣的手寫廣告。

其中最常見的一種，則是有床位出租的這一項事了。

目前香港的一般人居屋，多半是有本身獨立單位的了，至於單位小到什麼可憐程度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。

所以三十多歲以下的香港人，很少知道住床位在經濟比較困難的香港人而言，本來是很常見的一回事。

舊式四層樓宇，中等階層以下的人家，一樓四五伙的，並不是特殊例外，而是常規的。

那時代的香港平民居所，一層樓分隔房、中間房與尾房，然後在冷巷又有兩三張床位，租給只能付出這種代價的人。

至於菲律賓方面的床位，是否亦如香港以往所見的一樣，則不可知。

甚至在大都市內，百物騰貴，居住的房間比鄉村的貴，是必然的，所以住床位並不算是太寒凉的事了。

在巴黎，時至今日，依然有些窮學生區，是兩個人共租一個床位的，但凡有人是當夜班工作的，就可以與人同租一床，你睡晚上，他睡白天。

而當地習慣，並不認爲這是一種太寒酸的事呢。

後來成爲存在主義第一最猛將的哲學家兼文學家沙特，他於年輕時在巴黎，亦一樣渡過與人同租一張床的體驗。

士黃色的長袍已改爲紅土色

尚京專欄

有些問題，是次要的。有些問題，是重要的，或者是非常重要的。一部舞劇中，主要人物的性格，如何塑造，自然是非常重要的。在「絲路花雨」這個舞劇中，最重要的人物有三個。他是一個畫工，他有極爲高明的畫藝，所以人們叫他做「神筆張」。

這是一個非常突出的人物。但是原來舞劇中，對他性格的處理，色調是極爲黯淡的。他穿着一件土黃色的長袍。令人覺得有一種蒼凉感和抑鬱感。在舞劇中，他是個苦命人。他是個受壓迫者。他常常向人下跪，使人覺得這個人物十分「窩囊」苦，而且極爲辛酸的。因此原來的編劇者，把他處理成爲一個可憐的人物。然而，這只是這個人物的一面，英雄的一面。因爲他是「神筆」，這樣的畫工，數以萬計。但在這個舞劇的舞台上，只有一個「神筆張」。那麼，他就是這數以萬計的民間藝術家的代表，對于這樣一個有代表性的人物，似乎應當把他處理得神采飛揚，富有英雄氣概，同時還有另外一面，他是個苦命人，他是個受壓迫者。他常常向人下跪，使人覺得這個人物十分「窩囊」苦，而且極爲辛酸的。因此原來的編劇者，把他處理成爲一個可憐的人物。然而，這個人物，注意的有二點，其一，服務員穿梭不停，一會兒替客人換茶，一會兒送熱毛巾抹手，週到得令我們產生「騷擾」感覺，特別的是她們不以我們婉謝改變態度，反而客氣的指導我們用「請勿騷擾」的牌子掛在門上，讓其他服務員知所顧忌。如此「無微不至」還是頭一次碰到，眞夠新鮮。

另外，室內掛着的牌子，內容所寫服務範圍更令人服了他們的做生意手腕：

代客入停車錢（罰老虎）不稀奇，好些相熟酒樓茶座，大多願意爲顧客代勞。

代客投注買馬、買六合彩的服務，相信其他會所未必會想到，做到。

這點心理捉得到對路。

但凡「賭徒」很少「獨沽一味」，或者喜歡打牌的人不一定也是馬迷，但，賭馬，買六合彩的人便難保不同時沉迷會局。這家「粵館會」能予此點方便，到來要樂的人那有不樂於「磨穿席」，到來要樂邊一「磨」，他那邊自然多了進賬，絕對符合經營方針。不談原則問題，這鉢頭動得經濟又實際。

三：福建僑眷

福建與廣東的四邑與潮梅地區一樣，由於地少人多，耕地所產，無法維持人口多的生活，因此，飄洋過海做華僑的，越來越多。在華僑中，尤其是東南亞一帶，形成一個福建帮，那是相當聽名的。

因爲福建人，鄉土觀念特重，又能合羣，遇上逼迫、欺負，就聯合起來反抗，因而結成帮會，組成集團。

這些華僑，既是迫不得已，離鄉別井，對家鄉風物，自是深深懷念，這麼一來，福建的手工藝品，便成爲海外華僑喜購之物，久而久之，連東南亞一帶的當地人，也喜歡用福建的工藝品。

最近二三十年來，香港落居了不少福建僑眷，他們的男人在海外謀生，勞心勞力，因種種原因，無法把家眷帶到僑居地去。

福建僑眷，他們的領航員，引導着我走過一條河道，又一條河道，走進一個港口，又一個港口，在我這一生要經過多少的曲折，要到達多少個碼頭，多少個站，你是我的領航員，引導着我，使我安全，使我順暢。

靠不住的「認識」

認識一件事物，可眞不簡單。例如認識電話的構造、導彈發射的原理、「星球大戰」計劃的內容等，實在不容易。至於認識一個地方或一個國家，那就更加困難，比方說，內地人如何認識香港，就是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問題。

有些內地人把香港視爲「天堂」，「遍地黃金」，所以有一個時期，不少人冒着生命的危險，也千方百計地要跑到香港來，到頭來弄到真正認識的原故。

近在咫尺的內地人對香港的認識，尚且如此，則遠處歐美那邊的外國人，對於中國的認識，就更加貧乏，且達到幼稚可笑的程度了。

有一本名爲「這是中國」的書，從書名看來，這是描述中國的事物，帮助人們認識中國的。該書的原意，可能是這樣，但是，它對中國的認識太過貧乏無知了，看了那書令人啼笑皆非。

該書說，看守着「萬里長城」的衛兵，都是在長城上出生的，他們的一生都居住在長城上，從來沒有離開過長城，他們的死，也死在長城裡。看了這段記述，眞使我們中國人啼笑皆非。爲什麼他們的無知，一至於此。

導人發夢

人生中有些是很虛假的，尤其是娛樂圈。一個明星或一個藝員，他們的收入往往是一個謎。人們只能從他的生活享受、居住環境，……等等去揣摸。

不過，這往往得到的概念是：他們生活優悠。因爲，他們可能有自置過千呎而且佈置華麗的房子；出入自駕「寶士」或「老鼠拉矢」的華貴房車，這是一般人窮一生氣力所不能達致的生活享受。因此，多少人，夢寐以求，希望成爲明星，爲的是希望享有這樣豪華的生活。

藝員與明星的收入是否都能享有這些豪奢的生活，這不能說沒有，問題是所佔的比例如何。不過，電視的藝員訪問中，他們都是住在豪華的住宅，大概不如此，有失體面吧！不過，這却有一種錯誤的導向，好像藝員都是如此。一些腦囟未生理的少女，却因此而發明星夢，藝員夢，如果她幸運的話，也許可以達到目的，不然，可不敢想像了。

再教育

港九物

籌設什麼「傳報聯委會」之事，當局雖口口聲聲說是傳播界、報界發起的，但反應最强烈的却是傳播界、報界，我亞八一時也想不通個中道理，向行內人「八」它一「八」。某報老總對我亞八道：「行家主要是傳疑這個組織的背後目的，怕新聞自由、言論自由受到約束，所以才有如此强烈反應。若撇開這個不談，本港新聞報道水平的確需要提高。」這位老總喟然對我亞八指出，最近某行內組織的會訊，報道行內記者薪酬的調查報告，內容就不知所謂，以偏概全，竟然以一、兩個初入行新丁的薪酬，作爲某單位的薪酬水平。這篇報道，已暴露了許多問題，例如採訪水平，採訪態度、寫作技巧，以及新聞道德等。作爲一篇調查報告，怎可以隨便拉一兩個人問問便代表了某一單位，代表整個行業呢？如果說，他只能採訪得這一點點資料的話，則寫這篇報告時，就要老老實實地交代。一篇胡亂發表的報道，就是不顧新聞道德。如此新聞從業員，不是需要「再教育」麼？

醒二詩詞

浣溪沙

貝城人質獲釋

叙國從中去斡旋，花旗人質出生天。有人激動不堪言。轉瞬列根終發炮，詩言美國會攻堅。似乎不惜起烽烟。

聞一多先生論「九章」

豐餘先生在服務版答覆讀者說：「『橘頌』是屈原『九章』中最短的一篇，是他早期的作品。」剛巧看到聞一多先生的遺作，是談及屈原「九章」的一些問題，其中也談及「橘紅」的，因不辭讀貂，摘記之以作補充。

聞一多先生（一八九九——一九四六），是現代的詩人、學者。本名家驊，湖北浠水人，曾留學美國學美術、文學。早年參加新月派，先後在青島大學、清華大學等校任教，後來從事學術研究，在「周易」、「詩經」、「莊子」、「楚辭」的研究中取得相當成就。因參加民主運動，於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被害。

聞一多先生遺著：「論『九章』」一文，列入「春不雜鈔堂」，對前人認爲是屈原所作之九篇詩賦，有些獨特之見解，有些獨特之見解，因其中之「橘紅」，其形式和其文意，與其他篇全不相同，故將「橘頌」列入「九章」之外。

聞先生說：

「以性質論，『橘紅』與荀卿『賦篇』相似，以文體論，其古質處亦不下於其餘八篇。西漢諸家所以盡擬八篇而獨未及此者，實因此篇獨未及此篇，與諸家所作之範圍涉不相涉。」其論九篇，稍後再畧談。

他各篇全不相同，故將之劃出「九章」之外。

世情話

羅隼

禁賭

聽人家說到澳門去，容易令人想起去賭錢，因爲澳門不禁賭，所以俗稱梳打埠。洗衣粉未問世前，梳打是最佳洗衣潔淨劑。其實去澳門的人，不一定就是賭徒，不賭的到澳門玩的人其實亦不少。以前有位同事，家居澳門，每逢週末必返澳門會妻兒父母，他的同港証出入境海關圖章蓋得密密麻麻。有一年他到內地旅行，深圳海關以爲他是賭徒或水客，因爲懷疑而把他帶入黑房問了半天，叫同去旅行的等得不耐煩，這亦說明澳門連繫個「賭」字。香港雖然准人麻將耍樂，或有御准賽馬會，但這裡還是叫禁賭的地方。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，但還明令禁賭，可見賭還是一般人認爲有害的。

那天見報上說深圳某酒店，設有小賭場，內有廿一點什麼的，可用籌碼賭，並有專車接人從港到深圳去，我看了眞不相信。但不信又不不是，人家報紙登的明白，還要招股呢！後來深圳市長出來說明社會主義的特區，不准設賭場，才孖了大白。其實那些人到深圳搞成人娛樂的，大概是熱昏了，否則怎麼會認爲深圳可開賭？若可以，社會主義城市，豈不先進過香港？

春不雜鈔堂

壹均

「九章」

於八一年第一期社會科學戰綫。文章開頭說：「『九章』九篇，除『橘頌』內容形式獨異，當自爲一類外，其餘八篇可分爲二組：甲、惜誦、涉江、哀郢、抽思、懷沙；乙、思美人、惜往日、悲回風。」

綜觀「論九章」全文，對於前人認爲

海角曉吹

茗翁

「春不雜鈔堂」

壹均

醒二詩詞

港式人腦

床位

風花雪月

小人物

醒二

尚京專欄

士黃色的長袍已改爲紅土色

靠不住的「認識」

導人發夢

再教育

聞一多先生論「九章」

世情話

禁賭

「康黨」成爲流行帽子

非真不语

港式人腦

床位

三：福建僑眷

時間就是金錢